南雷文定

南雷文定卷二

遼陽靳治荊較訂

天一閣藏書記 己未

嘗歎讀書難藏書尤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自科舉之學興士人抱兎園寒陋十數册故書崛起白屋之下取富貴而有餘讀書者一生之精力埋沒敝紙渝墨之中相尋於寒苦而不足每見其人有志讀書類有物以敗之故曰讀書難藏書非好之與有力者不能歐陽公曰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二者正復難兼楊東里少時貧不能致書欲得史畧

釋文十書直音市直不過百錢無以應毋夫人以所畜牝雞易之東里特識此事於書後此誠好之矣而於尋常之書猶無力也況其他乎有力者之好多在狗馬聲色之間稍清之而爲奇器再清之而爲法書名畫至矣苟非盡捐狗馬聲色字畫奇器之好則其好書也必不專好之不專亦無由知書之有易得有不易得也强解事者以數百金捆載坊書便稱百城之富不可謂之好也故曰藏書尤難歸震川曰書之所聚當有如金寶之氣卿雲輪囷覆護其上余獨以爲不然古今書籍之厄不可勝計以余所見者言之

越中藏書之家鈕石溪世學樓其著也余見其小說家目錄亦數百種商氏之稗海皆從彼借刻崇禎庚午間其書初散余僅從故書舖得十餘部而已辛巳余在南中聞焦氏書欲賣急往訊之不受奇零之値二千金方得爲售主時馮鄴僊官南納言余以爲書歸鄴僊猶歸我也鄴僊大喜及余歸而不果後來闖亦散去庚寅三月余訪錢牧齋館於絳雲樓下因得繙其書籍凡余之所欲見者無不在焉牧齋約余爲讀書伴侶閉關三年余喜過望方欲踐約而絳雲一炬收歸東壁矣歙溪鄭氏叢桂堂亦藏書家也辛丑

在武林捃拾程雪樓馬石田集數部其餘都不可問甲辰館語溪檇李高氏以書求售二千餘大畧皆鈔本也余勸吳孟舉收之余在語溪三年閱之殆徧此書固他鄉寒故也江右陳士業頗好藏書自言所積不甚寂寞乙巳寄弔其家其子陳澎書來言兵火之後故書之存者惟熊勿軒一集而已語溪呂及父吳興潘氏壻也言昭度欲改宋史曾弗人徐巨源草創而未就網羅宋室野史甚富緘固十餘簏在家約余往觀先以所改曆志見示未幾而及父歿矣此願未遂不知至今如故否也祁氏曠園之書初庋家中不

甚發視余匆借觀惟從公知其首尾拔目錄而取之
俄頃即得亂後遷至化鹿寺往往散見市肆丙午余
與書賈入山翻閱三晝夜余載十捆而出經學近百
種稱官百十册而宋元文集已無存者途中又爲書
賈竊去衛湜禮記集說東都事畧山中所存惟舉業
講章各省志書尚二大橱也丙辰至海鹽胡孝轅考
索精詳意其家必有藏書訪其子令修慨然發其故
篋亦有宋元集十餘種然皆余所見者孝轅筆記稱
引姚牧菴集令修亦言有其書一時索之不能即得
餘書則多殘本矣吾邑孫月峯亦稱藏書而無異本

後歸碩膚丙戌之亂爲火所盡余從鄰家得其殘缺實錄三分之一耳由此觀之是書者造物之所甚忌也不特不覆護之又從而齮害之如此故曰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天一閣書范司馬所藏也從嘉靖至今蓋已百五十年矣司馬歿後封閉甚嚴癸丑余至甬上范友仲破戒引余登樓悉發其藏余取其流通未廣者抄爲書目凡經史地志類書坊間易得者及時人之集三式之書皆不在此列余之無力殆與東里少時伯仲猶冀以暇日握管懷鉛揀卷小書短者抄之友仲曰諾荏苒七年未蹈前言然余之書

目遂爲好事流傳崑山徐健菴使其門生謄寫去者不知凡幾友仲之子左逌乃併前所未列者重定一書目介吾友王文三求爲藏書記近來書籍之厄不必兵火無力者既不能聚聚者亦以無力而散故所在空虛屈指大江以南以藏書名者不過三四家千頃堂之書余宗兄比部明立所聚自庚午訖辛巳余往南中未嘗不借其書觀也余聞虞稷好事過於其父無由一見之昔秋岳倦圃之書累約觀之而未果據秋岳所數亦無甚異也余門人自崑山來者多言健菴所積之富亦未窺目三家之外即數范氏韓宣

予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范氏能世其家禮不在范氏乎幸勿等之雲煙過眼世世子孫如護目睛則震川覆護之言又未必不然也

餘姚至省下路程沿革記 己未

吾邑至省下其程不過三百里而曹娥錢清錢塘三江橫截其間又地勢昇下曹娥而東末入姚江率數十里而一堰船之大者不能容數十斛不然則不可以拖堰風雨之夕屈折縫底躑躅泥淖故行者爲甚難自餘姚至曹娥其路有二分於城西二十里之曹墅橋遡姚江而行謂之南路進曹墅橋入支港而行謂之北路南路二十里至下壩又分爲二挽壩而上旁渣湖行支港中十八里至新壩挽壩而上十里卽上虞治也不挽下壩仍遡姚江而行三十里至通明

壩始撓而北至上虞縣壩與支港之路會又三十里乃至曹娥初南路必出通明壩宋淳熙間魏王蒞於四明將葬於越詔遣刑部尚書謝廓然運副韓彥質護喪使者旁午州縣震動知上虞縣汪大定以通明壩高峻潮汐雖登僅過數舟則已涸矣於是增浚渣湖別於支港創小堰以通舟募游手二百人別以旗色分列左右俟大舟入引湖水灌之水溢堰平衆力扶喪舟以進略無欹側舳艫相銜俄頃俱濟自是以來反以支港爲通衢非大旱水涸則無有由通明者矣世傳史彌遠所開有恩多怨多之謠非也北路較

南翔十里歷陡亹橫河驛亭三堰南堰挽舟設轆轤北堰則徒手舉之故其舟尤小也三堰盡埭夏蓋湖渡百官江即曹娥之下流也陸行二里至塔橋與南路會自曹娥而西路無支徑地勢平衍無拖堰之勞無候潮之苦越曹娥而東相懸絕矣然按周益公思陵錄錢清江者東自三江口來西過諸暨約三百餘里濶十餘丈運河半貫其中高於江水丈餘故南北皆築堰止水別設浮橋渡行旅大舟側剣載小舟則拖堰而過梓宮船欲渡待其潮水平漫開閘水勢奔注久之稍定兩岸以索牽制始放御舟將達南閘大

昇舉縴之御舟舟受觸幸而篙工能事得入閘口舉舟不能入橫截南岸册寶又往江流湍急舟人力不能加直衝其腰既而靈主亦來復衝册寶勢尤可畏運使趙不流頭足番浮後欲赴水當日之險如此今自麻溪作堰錢清上流之水引入錢塘三江口作閘湖水亦不入錢清而錢清與運河相渾有江之名無江之實矣不然與曹娥而東其艱難不甚相遠也錢塘之渡自昔爲難孫覿誌汪思恩云舍稍渡錢塘舟人冐利稛載而行半渡刑擬邀取錢物而暴風猝至舉舟盡溺死操舟者皆善泅獨免公爲臨安守曰不戮

此輩則殺人未艾也悉論殺之更造大艦十艘艘一
艦受若干人製號如其數以五采別異之置吏監總
渡者給號登舟即過數而號與舟不類者皆不受舟
人給直有定估除十之一備修葺之費抵今二十年
無一舟之覆蓋錢塘除暴風積水亦不甚險雖載人
過甚舟力不勝則有覆沉之禍舟子僥倖頃刻往往
以尋丈之舟載至百十人當事每每以空言申勅安
得如汪守者而與之講濟人之事乎丙官江本不甚
濶而土人輪日取利止以一舟僱渡餘舟不得攙入
往來候渡甚艱爲令者苟革其輪日之例則行者不

滯矣是故吾邑風氣朴畧較之三吳截然不同無他
地使之然也然而民生愈促朴畧變爲智巧是則非
三江疊堰之所能限也不能不歸之世運耳

萬里尋兄記

義六世祖小雷府君諱璽字廷璽兄弟六人長伯震商於外踰十年不歸府君魂祈夢請卜之瓊茅蚌殼之間泓然不得影響作而曰吾兄不過在域內吾兄可至吾何獨不可至乎躡屩出門鄉黨阻之曰汝不知兄之所至東西南北從何處尋起府君曰吾兄商也商之所在必通都大邑吾盡歷通都大邑必得兄矣於是裂紙數千繕寫其兄里系年貌爲零丁所過之處輒榜之宮觀街市間冀兄或見之即兄不見而知兄者或見之也經行萬里三山猺洞八角蠻陬踪

跡殆徧卒無所遇府君禱之衡山夢有人誦沉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者覺而以爲不祥遇士人占之問君何所求府君曰吾爲尋兒至此士人曰此杜少陵舂陵行中句也舂陵今之道州君入道州定知消息府君遂至道州徬徨訪問音塵不接一日奏廁置傘路旁伯震過之見傘而心動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視之有字一行曰姚江黃廷璽記伯震方驚駭未決府君出而相視若夢寐慟哭失聲道路觀者亦嘆息泣下時伯震已有田園妻子於道州府君卒挽之而歸嘗觀史傳人子所遭不幸間關跋踄頓求父求

母者不絕書爲人弟而求兄者無聞焉豈世無其事歟抑有其事而紀載者忽之歟方府君越險阻犯霜雪跋涉山川饑體凍膚而不顧篩門稿暍而不卹窮天地之所覆載際日月之所照臨汲汲皇皇唯此一事視天下無有可以易吾兄者而其時當景泰天順之際英宗景皇獨非兄弟耶景皇唯恐其兄之入英宗唯恐其弟之生富貴利害伐性傷恩以覩府君愛惡頗殊可不謂天地剛常之寄反在草野乎

阿育王寺舍利記 庚戌

庚戌十一月甲子余爲高旦中題主於烏石山明日雨不可出山遂偕辰四宿阿育王寺丙寅請觀舍利寺僧啓銅塔（塔爲萬曆間慈聖太后所賜）捧一小方篋出殿門外南向並篋方廣六七寸玲瓏內外不漏中繫小木鐘塗以泥金有小珠在其內作琥珀色則所謂舍利也余讀宋景濂阿育王寺碑言舍利歷代之神異詳矣自是以後稱其神異者陸光祖郭子章先後詣明州頂禮述其所見然而不知其僞也嘉靖間倭犯寧波胡宗憲防海之師屯於市竊金匱并舍利以去住持

僧傳瓶無以眩人用真珠嵌金僞造以充之光祖之所見者此也其後海上有警住持懲異時之失以僞造舍利寄藏鄉民李台垣家台垣家之婦女私發而玩之墮地不見則又以其龕中之珠塗飾置於龕內海警既息迎還於寺郭氏萬曆壬子甲寅所見者此也崇禎甲申住持又將此僞造者質酒於纓絡河久之始復寺中是故阿育王舍利不特僞造即其僞造者亦不一人一事余之所聞自嘉靖以來者景濂碑文作於洪武十二年距今二百九十三年耳已不勝其僞如此豈自洪武以上歷一千九百七十年之久舍

利。依。然。爲。劉。薩。訶。故。物。耶。且洪武來舍利不出境內。啓閉一二山野䳡鳥之乎。洪武以上。一歸官庫所入。臨安。一入燕京。流轉不復一寺。其壽張爲幻。更復何如耶。然則景濂碑中之神異。亦不過世俗自欺欺人之說。一如郭陸遂從而拾之耶。或曰是在觀者之誠否。即如碑言松枝放光何關舍利。曰不關舍利。是名妄見。豈可以所見之妄而謂舍利之靈乎。憶余丙寅冬日書窗油盞燈注時吐青珠細於芥子堅不可破。竟久可得圭撮。如是者月餘。或謂此草舍利也。嗟乎。卽舍利亦復何奇。而況於僞爲者乎。彼沾沾其神異

者可謂大惑不解矣

過雲木冰記

歲在壬午余與晦木澤望入四明自雪竇返至過雲雰霧澒濁蒸滿山谷雲亂不飛瀑布弗落遐路窈然夜行撤燭霧露沾衣嵐寒折骨相覷皺氣呼嗟咽續忽爾冥霽地表雲斂天末萬物改觀浩然目奪小草珠圓長條玉潔瓏鬆挿於幽篁纓絡纏於蘿闕琤琮俯仰金奏石搏雖一葉一莖之微亦莫不冰纏而霧結余眙愕而嘆曰此非所謂木冰乎春秋書之五行志之奈何當吾地而有此異也言未卒有居僧笑於傍曰是奚足異山中苦寒纔入冬月風起雲落即凍

洛瓢山以故霜雪常積也蓋其地當萬山之中巔壓沸響扁蟜人悶郁煙佛照縹殊陰火之潛故爲慾陽之所不入去平原一萬八千丈剛風疾輪侵鑠心骨南箕哆口飛廉弭節土囊大隧所在而是故爲勃鬱煩冤之所不散溪回壑轉蛟螭蟠蟄山鬼窮窕腥風之衝動震爆之敲嗑天呵地吼陰崖冱穴聚雹堆冰故爲玄冥之所長駕羣峯灌頂北斗墮脇蔾蓬臬蔚雖焦原蝎澤巫吁魑舞常如夜行秋爽故爲臘蟲之所掣隱且其怪松人楓鬱石冏草碎硎埋礴枯齒碧骨皆足以興吐雲雨而偃宮神治山岳炳靈高僧懸

記治鳥木落甞萃幽淺其氣皆斂而不揚故恒寒而無燠余乃喟然曰嗟乎同一寒暑有不聽命於造化之地同一遇忒有無關係於吉凶之占居其間者亦豈無夌峯掘藥高言畸行無與於人世治亂之數者乎余方齟齬世度將欲過而問之

石門孫爽喜讀此文書之便面庚戌七月二十五日燈下重寫一過念亡友下世已二十一年裍和出土乾科飆飆知己之淚能不泫然

念祖堂記 丁巳

吳門周子潔不見者十餘年矣丁巳中秋得其一札乃爲姜子學在求念祖堂記念祖堂者鄉墅先生之居也先生家萊陽僑寓吳門不忘其本故名堂以識之昔周元公以營道之濂溪識於匡廬朱文公以婺源之紫陽識於崇安其義一也然而先生則異於是當崇禎壬午小人造爲二十四氣之謠中傷善類殺宗人其說戒諭言官謂言官論事各有所爲不出公忠先生言言官不能必其無私然皇上不可以此厭薄言官皇上所云代人規卸爲人出脫何所開之豈

於章奏知之耶抑懸揣得之乎願勿以委巷之言搖惑聖聽上大怒下之詔獄密詔令金吾賜盡金吾漏言吾夫子面諍於上上畏清議止前詔杖先生百淹留刑部獄一載餘甲申二月遣戍宣州衛未踰月而京師陷先生不敢以桑海之故弁髦君命終身不返故居卒葬於敬亭君子曰可謂仁之盡義之至也夫國破君亡。是非榮辱已爲昨夢。先生猶硜硜不變自常人言之未有不以爲迂者。也試從之於襄朝廷無放赦之文臣子嘗歸田之詔謂之不遵得乎。故廾巷殁於戍所。勢所不得不然。先生葬於戍所勢可以不

然而義所不得不然者也古人作事未嘗艸艸蘇武十九年而返奉太牢謁武帝園廟欒布從濟還奏事彭越頭下而後使事告終先生下塈宣城而後民事告終豈以幽明有間也是之謂義至南齊華寶父戍長安寶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長安旣陷父不得還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輒號慟彌日毅宗不過朞月必召用先生毅宗之不得召用先生猶寶父之不得爲寶上頭也寶思父而終不忍上頭先生思王而忍離戍所乎是之謂仁盡若以爲先生念其故居而已枌社春秋何所阻隔行李往

來無人牽挽棲棲旅人似有倦書之畏者盍安故居則不能安此心安此心則不能安故居徘徊兩岐之間先生之念亦苦矣寧與屑末可同論乎斯堂也爲文文蕭歌哭之所文蕭之後廢爲馬廄馬廄之後闢自先生文蕭爲烏程所忌先生爲陽羨所陷國之戚兩相與有力焉天下之興亡係於一堂余昔謂文蕭兩至其地曲池怪石低回欣賞不知其可悲如是也

南雷文定卷三

遼陽靳治荊較訂

荅錢牧齋先生流變三叠問

問長水註楞嚴九變三叠所謂進動算位一橫二竪一竪二橫者未知其義又徐岳所謂橫板爲九道五道及竪以爲柱爲位者與長水橫竪進動都相合否幸爲剖析源流詳明示之

楞嚴經曰四數必明與世相涉三四四三宛轉十二流變三叠一十百千總括始終六根之中各各功德有千二百云三變之義古今多解今所解者不加別法以變其義只將今文過現未來進動算位便成千二百功德如第一位三世四方宛轉十二便成一叠算位即是一橫二竪已成過去第

二即變過去一世以爲現在進動算位一豎二橫成百二十爲第二變又即變現在世以爲未來進動算位一橫二豎成一千二百爲第三變能變之法既唯三世所變之法亦止千二百故無增減

徐岳數術記遺太乙算太乙之行去來九道刻橫板爲九道豎以爲柱柱上一珠數從下始故曰去來九道也兩儀算天氣下通地稟四時刻橫板爲五道豎爲位一位兩珠色青上珠色黃下珠其青珠自上而下第一刻主五第二刻主六第三刻主七第四刻主八第五刻主九其黃珠自下而上第一刻主一第二刻主二第三刻主三第四刻主四而已故曰天氣下通地稟四時也

按徐岳所云算器也長木所云算法也雖橫豎之言相同其義不相干涉今之算器橫不列道其數分於珠徐岳之算器珠一而已其數分於道太乙算橫爲九道其珠自下而上歷一道爲一算兩儀算橫爲五

道旨下而上者一道爲一算自上而下者始於五終於九黄青二珠交相代也算九則窮又移一柱與今器廻別長水之算只用今器其所謂横竪者分別算位本位是竪進一位即是横本位是横進一位即是

○○○○○○○○○○○○○○○○○○○

○竪非如徐岳之算有横竪也乾坤鑿度曰臥算爲年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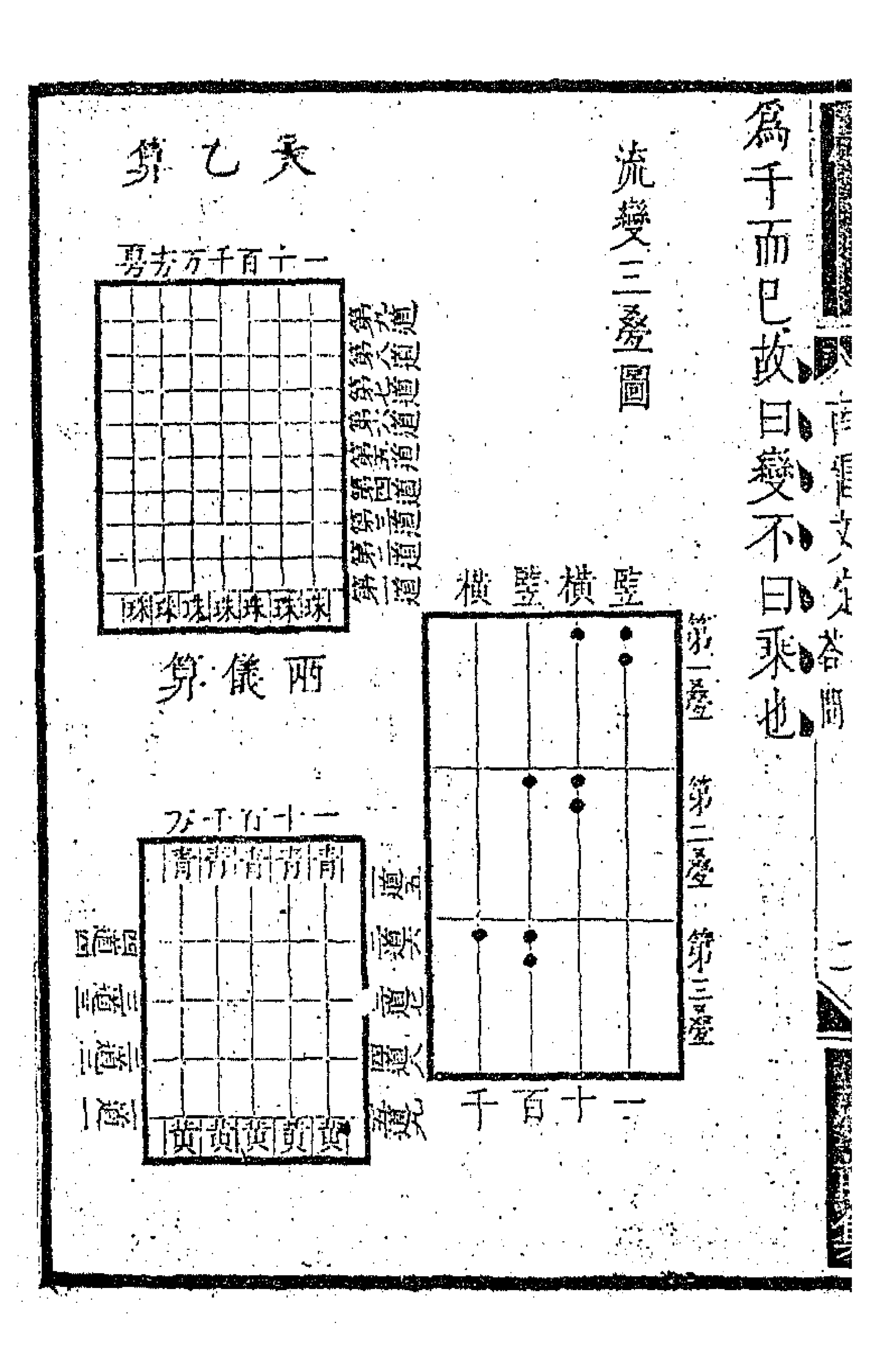
立算爲日臥算者長水之所謂横也立算者長水之

○○○○

所謂竪也第一叠三世四方乘之得十二若依算家乘法則第二叠當得一百四十四第三叠當得二萬七百三十六今不然者則經文流變以第一叠爲準第二叠變一爲十變十爲百第三叠變十爲百變百

爲千而已故曰變不曰乘也

流變三疊圖



答劉伯繩問律呂 癸卯

漢志曰黃鐘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鐘而它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應和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鐘至家諱無與並也○問朱子著此條在變律下蔡元定著此條在八十四聲圖下有異同否

十二律旋相爲宮其下所應之聲即謂之役凡受役者其律必短於主律主律即爲宮之律也黃鐘長九寸長之至也故當其爲宮之時所應六律皆短於黃鐘故用正

聲而不用半聲及蕤賓大呂夷則夾鐘無射仲呂六者爲宮之時七聲不備則黃鐘不得不受役而黃鐘實長於諸律故不得不有變律變律又長故不得不用變律之半所謂不與他律爲役也朱子著在變律者以明律不得不變之故蔡元定著在八十四聲者以明十一月黃鐘宮下無他律之聲其義一也然班孟堅之意則不然黃鐘正律雖長其半律甚短則蕤賓以下獨不可用乎安見黃鐘之不爲他律役也蓋十二律之實其零分皆偶獨黃鐘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奇半之則八萬八千五百七十三餘一餘

一不可半也。是黃鐘有正聲而無半聲。既無半聲。可用此黃鐘之不役於他律也。若止以管長不受役爲言。於義有所未盡矣。

問空積忽微

蔡元定謂黃鐘爲宮。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鐘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蓋以半聲變律。奇零不齊。便謂之忽微也。然亦非班氏之意。所謂空積者。空圍所容之積實也。管長一分。圍容九分。故每寸八十一分。班氏謂黃鐘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無有忽微。蓋

班氏十二宮正五聲而去變宮變徵黃鍾長九寸積七百二十九分新書積八百一十分蓋分九為寸其實一也太族長八寸積六百四十八分姑洗長七寸一分積五百七十六分林鍾長六寸積四百八十六分南呂長五寸三分積四百三十二分故空積無忽微也至應鍾長四寸六分六釐其四寸六分之積三百七十八分其六釐之積便奇零而為忽微矣以下皆然故他律為宮皆有忽微也若加二變為七聲則黃鍾之用及於應鍾蕤賓雖黃鍾為宮其空積亦未嘗無忽微也蔡氏未之審而妄引班氏以證已說非也

問史記生鐘術曰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一凡得九寸命曰黃鐘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

按索隱以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爲數錯邢雲路云即是上文聲律數太蔟八寸爲商洗姑七寸爲羽林鐘六寸爲角南呂五寸爲徵黃鐘九寸爲宮其曰宮五徵九誤字也愚意以爲羽一徵二角三商四宮五者其大小之序而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者其相生之序也角宮生徵五徵宮生宮九雲路謂誤字

者是也置一而九三之者置于一而三之之為丑再三之為卯二十七如是者九為酉之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乃寸法也實者十二律之實在新書第四滿寸法得一寸黃鍾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凡為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者九故得九寸他律不滿寸法之實則以分法釐法毫法絲法收之

問上下相生以仲呂謂變律耶正律耶

通典相生為十二變律又為十二半律合之於正凡四十八聲也蔡氏以旋宮至仲呂而止仲呂之七聲既備則其下無所用故變律止於應鍾雖曰應

鐘之實以三分之文不盡一筭數不可行此就蔡氏自立之法言之其實應鐘以下皆有變律也

問五聲二變與變律先後次序

蔡氏五聲二變次變律之後朱子則先七聲而後變律愚意以變即正之參差不齊者正變一時俱有非借變以通正之窮若變律居七聲之後非自然之法象矣

問新書曰律當變者有六置一而六三之得七百二十九

置一而六三之者置子一而三三之為丑又三之為寅

九如是以至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其爲三之者凡六此史遷置一而九三之之例變聲章置一而兩三之得九亦同也其言律當變者有六故三之凡六則未必然蓋蔡氏之用變律雖止於六其實變律有十二也然置一六三之法亦所不必仍照正律之法四其實以生黃鍾變律倍其實以生林鍾乃爲當耳

問應鍾變律之實九萬三千五十六何以又云六千七百一十萬八千八百六十四也

未嘗以七百二十九歸之則爲下數置下數以七百二十九爲一算則得上數也所餘四十爲小分

問變律

變聲之說見於國語變律則京房以仲呂生執始演爲六十律公孫崇則上役黃鍾其說皆未甚協惟杜佑爲當然杜佑之變十二蔡元定之變六變律之中又有二說也其實古之旋宮止於五聲自夾則而下爲宮者即用正律之半禮運之疏更無變律

答張爾公論茅鹿門批評八家書

鹿門八家之選其旨大略本之荆川道思然其圈點句抹多不得要領故有腠理脈絡處不標出而圈點漫施之字句之間者與世俗差强不甚至其批評謬處姑舉一二如昌黎張中丞傳後序云不載雷萬春事首尾與南霽雲乞救賀蘭兩不相蒙而鹿門以爲雷萬春疑當作南霽雲若乞救之事照應此句以補李翰之不載則非矣曹成王碑以爲穿鑿生割爲昌黎之務去陳言豈昌黎之文從字順者猶有陳言之未去乎蓋不知昌黎之所謂陳言者庸俗之議論也

歟在字句哉羅池廟碑謂其不載柳州德政載其炎而爲神一節似抑而少莊按碑中所載氏業有經以下德政可謂至矣豈必如俗文之件繫毛舉然後謂之莊耶孔司勛誌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鹿門云按附誌前夫人所以不及祔葬舅姑兆次之故而不詳與司勛合葬處不可曉誌言前夫人已祔葬舅姑兆次今欲遷葬與司勛合而卜人不可故不合葬本自明曉不知鹿門如何顛也孟貞曜誌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諸嘗與往來者哉來哭弔韓氏按檀弓伯高之赴孔

子曰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故哭於野之喪昌黎立位於家其嘗與往來者哭弔於韓氏也鹿門云韓氏不知何人豈不知此禮耶柳州貶後諸書鹿門謂蘇子瞻安置海外時詩文殊自曠達蓋由子瞻深悟禪宗故獨超脫較子厚相隔數倍蓋子瞻之論爲奸邪所忌而子厚之論人且目之爲奸邪心事不白出語悽愴其所處與子瞻異也若論禪宗子厚未必讓於子瞻耳與顧十郎書子厚爲顧少連所取士十郎乃少連子也於座主之門故稱門生書中顯贈榮諡揚於天官敷於天下已明言少連

之敘而鹿門云其書似非對座主之言是尚疑十郎爲座主也歐公謂正統有時而絕此是確論鹿門特以爲統之在天下未嘗絕也如此必增多少附會正統之說所以愈不明也鹿門謂江鄰幾文不傳嘗非其文之至者而歐陽公序之只道其故舊凋落之意隱然可見按序中言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淺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淸澹閑肆可喜許之亦云至矣如尹師魯之文歐公只稱簡而有法亦可云非其文之至者乎蘇簡肅初舉進士爲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而君其次鹿門云宋制舉進士何以得讓宋制解

試雖有主文考校然猶有鄉舉里選之意故得自相推讓凡舉子皆謂之進士其中殿試者謂之及第出身鹿門不知宋制而以今制賜進士者當之故有此誤蘇子美誌其妻於文集則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歿於塋則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皆有著落句同而意異鹿門云迭此二句歐公稱筆而少遒處不如仍前二句且綴之曰歿而非歟君者歸其墓則無以慰其生之交也若如此則從筆贅語矣張谷墓表歷官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開封府士曹參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眉州累遷屯田員

外郎復知陽武縣鹿門云宋制以觀察推官從參軍而知陽武縣又以通判滄州入為員外郎而復知陽武可見當時重令職如此按宋制未改京朝官謂之縣令已改京朝官方謂之知某縣張谷初知陽武其京朝官是著作佐郎再知陽武其京朝官是屯田員外郎知縣雖同而京朝官之崇卑則異俱未嘗入朝也鹿門不明宋制耳孫之翰誌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八年再舉進士及第鹿門云宋舉進士者再按之翰初舉進士不及第再舉方得及第未嘗再也學究出身非進士之第耳荊公衍其論以不

食周粟爲証識力非流俗可及鹿門云論伯夷處未是千年隻眼彼之雷同予長者豈皆隻眼乎至其去取之間大文當入小文可去者尚不勝數也觀荆川與鹿門論文書底蘊已自和盤托出而鹿門一生僅得其轉折波瀾而已所謂精神不可磨滅者未之有得緣鹿門但學文章於經史之功甚疎故只小小結果其批評又何足道乎不知者遂與荆川並稱非其本色矣

答陳士業論孔子生卒書

宋景濂作孔子生卒歲月辯其生主公羊穀梁氏在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十月庚子即今十月二十一日也其卒主左氏在哀公十六年壬戌四月乙丑即今四月十八日也以爲三家去孔子甚近濂以後之儒無徵焉言甚核而辯然以某攷之則又不能無疑者左氏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此出於門弟子所書歲月無可復疑矣由是而上推至襄公二十二年庚戌爲七十三歲孔子之年七十三不特見於史記家語之終記曰寢疾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三

矣杜預左註亦云七十三孔子家譜祖庭記無不皆然使七十三之年而信則孔子之生年其在庚戌亦可無疑也公穀二家之說豈能盡抹諸家乎公穀之謂二十一年者安知非周靈王二十一年誤書爲襄乎蓋襄二十二年卽周靈王之二十一年也至於生之月日左傳無文穀梁氏則書冬十月庚子孔子生公羊氏則書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陸德明釋公羊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蓋經文庚辰朔則庚子在二十一日若十一月則已酉朔其距庚子五十

有三日十一月無庚子則知有此句者之爲誤本也

某以曆法推之襄二十一年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冬至四十七日五〇二四閏餘二十五日七三四六其年有閏故子月甲寅朔丑月甲申朔寅月癸丑朔卯月癸未朔辰月壬子朔巳月壬午朔午月辛亥朔未月辛巳朔申月庚戌朔酉月庚辰朔戌月己酉朔亥月己卯朔襄二十二年中積六十六萬八千七百六十二日三十一刻冬至五十二日七四四九閏餘七日七一子月己酉朔丑月戊寅朔寅月戊申朔卯月丁丑朔辰月丁未朔巳月

丙子朔午月丙午朔未月乙亥朔申月乙巳朔酉月甲戌朔戌月甲辰朔亥月癸酉朔若不從公穀以家語史記爲準則孔子之生在二十二年酉月自甲戌推至庚子爲二十七日故羅泌以爲八月二十七日是也景濂謂三代雖異建而月未嘗改某按襄二十一年經文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夫九月庚戌朔者建申之月也十月庚辰朔者建酉之月也若周不改月則九月爲巳酉朔十月爲巳卯朔而庚戌庚辰爲七月八月之朔是與經文大悖矣景濂能不信諸經乎家語史記載孔子弟子

歲皆以孔子爲僞若孔子不生庚戌則弟子之年無一足憑矣如顏子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卒是顏子卒時孔子年六十二也哀公六年吳伐陳楚救陳孔子絕糧猶有顏子問答計顏子即卒於是年蓋自襄二十二年至哀六年孔子六十二歲也若生於襄二十一年則孔子六十三矣顏子少三十歲及三十二而卒皆不可信也故景濂欲作公穀則必盡廢諸家無乃過歟

答劉伯宗問朱子壺說書

投壺經言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鄭注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為二斗積三百二十四寸算法方一寸高一十六寸二分為一升方一寸高一百六十二寸為一斗故二斗得積三百二十四寸以腹修五寸約之所得五寸約之者於五寸之中截其一寸取三百二十四寸之積五分之其一分得積六十四寸八分求其圓周得二尺七寸有奇是為腹徑九寸有餘也以圓求方須三分加一六十四寸八分分為三分每一分有二十一寸六分加一八分于六十四寸八分之中其八十六寸四分是一寸方積之數以方積開之九九八十一則一面有一九寸四圍四面共有三十六寸強又以方求圓四分去一是為圓周二尺七寸有奇圍三則徑一故腹徑九寸有餘也按鄭氏此說皆整數二斗之積

也然以二斗之積四分去一則與經文斗五升合矣故朱子欲去二斗虛加之數是也其實斗五升之積爲二百四十三寸以腹修五寸約之五取一爲得四十八寸六分即圜積也圜積求徑三歸四因開方之是爲腹徑八寸四釐有奇圓積求周十二因開方之是爲圜周二尺四寸一分四釐有奇若鄭氏三分益一以爲二斗方積六十四寸八分既有虛加之數則當用圓田法即以六十四寸八分者開方之徑得八寸四釐奇三因於徑周得二尺四寸一四亦如前法朱子以積求徑之法謂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

寸者自爲正方文取其八分者剖裂而加於正方之外則四面各得二釐五毫之數徑爲八寸五釐此則朱子不明算法而不自知其誤也夫正方六十四寸則一面得八寸試割二分加之○每寸得二釐五毫○四面皆然○則八分者無餘矣○而四角各缺方三釐五毫○將何以補之哉○故開方之術中間正方謂之方○法○正方之外剖裂而加之者謂之廉○法○補之於角者謂之隅○法○有廉則必有隅○朱子所言有廉而無隅○零星補湊○愈密而愈疏矣○是故六十四寸八分開方八寸四釐有奇○而不可以爲八寸五釐也○今爲圖如左

[illegible]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illegible]
[illegible]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illegible]
[illegible]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illegible]
[illegible]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illegible]
[illegible]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illegible]
[illegible]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illegible]
[illegible]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illegible]
[illegible]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寸	[illegible]

答汪魏美問濟洞兩宗爭端書

大鑑之後爲南岳青原南岳傳馬祖馬祖傳百丈百丈傳潙山此潙仰宗所由起也百丈又傳黃檗黃檗傳臨濟此臨濟宗所由起也青原傳石頭石頭傳藥山藥山傳雲巖雲巖傳洞山此曹洞宗所由起也石頭又傳天皇天皇傳龍潭龍潭傳德山德山傳雪峯雪峯傳雲門此雲門宗所由起也雪峯又傳玄沙玄沙傳羅漢羅漢傳法眼此法眼宗所由起也故五家宗派出自南岳者二出自青原者三今潙仰雲門法眼三宗俱絕存者惟臨濟曹洞耳近濟宗依五燈會

元附註謂有兩天皇道悟石頭所傳者之天皇不再傳而絕其出爲雲門法眼之天皇則馬祖所傳者於是南岳得四宗青原僅一宗以此而分優劣至兩家聚訟不已嘗謂昔之學佛者自立門戶者也今之學佛者倚傍門戶者也自立門戶者如子孫不藉先人之業赤手可以起家倚傍門戶者如奴僕占風望氣必較量主者之炎涼雲門法眼其宗既絕猶過去之高門巨族也○吹已冷之燄爲掃室布席之光○則郭崇韜哭子儀之墓○又何怪乎○故兩家是非不必爲之辯第兩家辯詞可爲嗢噱會元附註以丘玄素天王碑

證雲法二宗出於南岳以符載天皇碑證青原之天皇一傳而絕洞家指爲僞碑以爲玄素使相何得姓名不見唐史疑爲烏有按歐陽公集古錄跋尾神女廟詩李吉甫丘玄素李貽孫敬騫作佛者空疎之腹豈可妄談載籍符載碑文載在贊寧高僧傳中其末云比丘慧眞文賁等禪子幽閑皆入室得悟之者或繼坐道場或分枝化導所謂禪子幽閑者即指慧眞文賁等而言言其情性幽閑也附註改爲法嗣三人曰慧眞曰文賁曰幽閑以贊辭拙作人名爲附註者文理尚未通也權文公馬祖道一塔銘見文苑英華

後列沙門慧海智藏鎬英志賢智通道悟懷暉惟寬智廣崇泰惠雲等洞家疑附註列此爲虛誕之辭信如此言不知在唐還有權德輿否黃元公因丘碑所載節使拋水事與南泉下曇照雷同疑碑爲好事者所撰然碑文詳而會元首尾脫落是會元襲碑文非碑文襲會元也總之釋氏譸張爲幻灰發火息碑文又寧足信乎

答朱康流論歷代甲子書

按歷代甲子，自魯隱公元年己未以下，載籍皆可考據，無有異同。乃自隱公以上，其說不能歸一。然準之曆算，如武王克商，周公營洛，成王顧命，三者得其時日，則是非不難辨矣。故授時伐紂以至春秋，一從漢志。漢志魯世家，魯公伯禽四十六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十年，幽公十四年，微（史記作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五十年，慎公三十年，武公二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凡伯禽至惠公三百八十六年。伯禽以康王元年癸巳歲即位

至康王十六年戊寅歲差惠公以平王三年癸酉歲即位至平王四十八年戊午歲差中間所歷甲子自第二十八而上嬴三十一歲自第三十三而下縮五歲由成王上推周公攝政七年武王克殷後七年而崩故伐紂之歲斷以爲己卯也而史記魯世家伯禽四十六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眞公三十年武公九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凡二百三十一年較漢志差六十五年以[illegible]則伯禽

元年在第二十八甲子下戊戌歲也戊戌爲成王元年由成王上推周公攝政七年封禪書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崩在庚寅歲故伐紂之年爲戊子也如此則鄒卻一甲子第二十八卽第二十七矣竹書紀年成王丁酉歲卽位在位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昭王十九年穆王五十五年共王十二年懿王二十五年孝王九年夷王八年厲王二十六年宣王四十六年幽王十一年平王四十八年惠公卒凡三百二十二年與史記魯世家先一年以伐紂在庚寅較史記後二年此記記事稍有參差其甲子大畧相

同也。黃石齋先生主張史記以爲武王克殷戊子歲用授時四分校之戊子歲周正月癸卯合朔甲寅冬至以某按之又未必然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會于牧野泰誓又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左氏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據石齋以癸卯爲正月朔則壬辰癸巳爲前月十九二十日矣經何以言一月也癸卯朔則癸亥爲月內之二十一日矣外傳何以言二月也信漢志不如信史記信史記又不如信經文也石齋又以月

旁死魄在望後生魄在望前謂壬辰是十六日非朔

二月夫經言壬辰是一月又言戊午亦一月壬辰與戊午相距二十七日若旁死魄在望後是月寧復有戊午哉又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月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觀其序生魄于生明之後則生魄之爲望後明矣生魄既在望後則死魄之爲望前亦明矣若以授時步戊午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三百三十三年中積八十五萬二千一百一十四日八千五百二十四分冬至甲子經朔癸丑與右叁所

言無一合者則武王伐紂之必非庚子也當從班氏以巳卯爲準而後春秋以上之時日始可得耳黃帝元年爲第一甲子至周桓王爲第二十入甲子周幽王爲第三十三甲子

答范國雯問翰春山律曆 戊午

示楚郴翰春山書其言誇大自來儒者無不譏彈而自以律曆爲絕學謂帝王曆數眞傳夫律曆固儒者之能事以司馬子長之學尚曰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春山而苟能發前人所未發亦不必張皇如是皇甫持正言爲文偷薄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至於近日妄子以罵相高廟庭諸子直叱姓名等之僕隸既籍宋玉何敢望罵春山不幸而類是夫既而反覆其書則不免爲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

之談矣按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十二卦名爲辟卦以配十二月始於漢之京房然未嘗以之言律呂也明李文利主黃鍾三寸九分之說與十二月律呂卦氣圖始用辟卦配之然未嘗用其陽九陰六之數以爲律管之長短春山見十一月復卦其陰陽之數偶與三寸九分相合遂將各卦陰陽之數一例配去以爲律管之長短出于是始無論其他如十一月復卦與九月剝卦同是一陽五陰則黃鍾無射同是三寸九分十二月臨卦與八月觀卦同是二陽四陰則大呂南呂同是四寸二分正月泰卦與七月

否卦同是三陰三陽則太簇夷則同是四寸五分三
月大壯與六月遯卦同是二陰四陽則夾鍾林鍾同
是四寸八分三月夬卦與五月姤卦同是一陰五陽
則姑洗甤賓同是五寸一分合四月乾之仲呂五寸
四分十月坤之應鍾三寸六分只有七律更無十二
律且同是三寸九分何以知其爲黃鍾爲無射耶同
是四寸二分何以知其爲大呂爲南呂耶同是四寸
五分何以知其爲太簇爲夷則耶同是四寸八分何
以知其爲夾鍾爲林鍾耶同是五寸一分何以知其
爲姑洗爲甤賓耶豈律呂之長短只依紙上謂無

與於聲音之用耶此等即郝佾知其不可而欲與蔡元定爭是非乎春山又以十二辟卦分晝夜之長短晝十二卦夜十二卦建子晝復夜姤建丑晝臨夜遯建寅晝泰夜否建卯晝壯夜觀建辰晝夬夜剝建巳晝乾夜坤建午晝姤夜復建未晝遯夜臨建申晝否夜泰建酉晝觀夜壯建戌晝剝夜夬建亥晝坤夜乾以一晝爲一時晝夜綳定各六時陽晝一時得九刻陰晝一時得六刻以爲刻有長短時無遷移也夫晝夜之分分於日之出入日行天上在寅位爲寅時在卯位爲卯時在辰在巳在午在未在申在酉皆然信

如春山之說，將日遇陽晝而行遲，遇陰晝而行疾乎？抑行無遲疾，陽晝則在未亦可謂之午，陰晝則在午亦可謂之未乎？午者晝之中也，子者夜之中也。春山以寅至未六時爲晝，申至丑六時爲夜，則晝之中在辰巳之交，夜之中在戌亥之交，而午當桑榆之影，子當雞鳴之候矣。晝之上半下半，夜之上半下半，必相等也。值泰卦則上半二十七刻，下半一十八刻；值否卦則上半一十八刻，下半二十七刻，相去三分之一。果天行而如此，豈不驚駭乎？冬日之短，夜之長，極於子月。子月晝三十九刻，夜五十一刻；亥月晝三十六

刻。夜五十四刻。日之永夜之短。極於午月。午月晝五十一刻。夜三十九刻。巳月晝五十四刻。夜三十六刻。是日之長至短至無不倒置也。以卦晝定晝夜長短必不可通矣。堯之建寅於堯典見之經文彰明不比他書可以附會於仲春曰日中其爲春分無疑也於仲夏曰日永其爲長至無疑也於仲秋曰宵中其爲秋分無疑也於仲冬曰日短其爲南至無疑也春山假姿之談謂堯建丑仲春是寅月仲秋是申月日中宵中非晝夜分。寅之辟卦爲泰。申之辟卦爲否。其陰陽分於上下也。仲夏是巳月。日永非夏至日長。巳之

辟卦為乾律管長也仲冬是亥之月日短非冬至日短亥之辟卦為坤律管短也今明可據之夫梁附會漢儒所不敢附會者亦必勞而無術抑奈鳥火虛昴四星之昏見南方者此是曆家測天要術後來歲差皆驗於此春山未嘗學曆述言從例寅申巳亥月建所去之舍彼姿言之以爲數千年之上無人可以對會不知明曆者把算歷然堯時春分日躔在昴入於酉地則星宿當午夏至日躔在星入於酉地則房心當午秋分日躔在房入於酉地則虛宿當午冬至日躔在虛入於酉地則昴宿當午堯典文之分四仲纖毫不爽

自堯至今已退將五十度分至之日躔既變中星亦從而變春分日在壁昏之當午者為井矣夏至日在參昏之當午者為角矣秋分日在翼昏之當午者為斗矣冬至日在箕昏之當午者為室矣是故有歲差而後見天地之變化若萬古如斯田備衛牵但可談天矣春山謂寅巳申亥之月望夜觀月賓次鳥火虛昴四星故於堯典卯午酉子月之中星與之相符不難改中星為月度所伸為四孟以識歲差不知堯時寅月望夜日在奎月離於角未嘗次鳥也巳月望夜日在井月離於斗未嘗次火也申月望夜日在軫月

離於壁未嘗次虛也亥月望夜日在箕月離於參未嘗次昴也疏如其言改中星爲月度四仲爲四孟亦無一合也月令者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刪合爲之鄭氏云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故以爲秦曆也以寅爲歲首觀其下文自明不容更生別解而春山麥爲周公建子之書其祭七十二候不可抹摋則改置仲冬之候於孟春之下季冬之候於仲春之下夫第改盡遷就己意以張公之幟同李公之首至以春夏秋冬之月所作星月之月日在某宿爲上弦昏中爲望旦中爲下弦矯誣不顧文理未有甚於此

者也蓋中星以日躔爲主日在酉地某宿則中星隔三宮而東日在卯位某宿則中星隔三宮而西漢三統曆與秦曆相近三統建寅云正月中日在室十四度二月節日在奎五度三月節日在胃七度四月節日在畢上二度五月五日在井十六度六月節日在柳九度七月中日在翼十五度八月中日在角十度九月中日在房五度十月節日在尾十度大雪日在斗十二度小寒日在婺女八度此與秦曆無毫髮之異豈三統亦建子乎漢冬至日在牛初度今冬至日在箕三度日躔已退三十餘度則中星亦退三十餘

度矣姑就春山之言以周桓王三年甲子丑月算之
上弦日躔婺女二度是時月距日九十度應離於胃
望日躔婺女九度是時月距日一百八十度應離於
張下弦日躔虛五度是時月距日二百七十度應離
於氐則春山謂丑月上弦月在奎望在井下弦在斗
者無一合也舉此一月餘月可類推其謬矣月與日
平行十三度三十六分八十七秒半弦策七日三十
八刻二十六分四十八秒以平行乘弦策得九十八
度六十九分六十八秒故自上弦至望自望至下弦
月之行度皆以九十八度零爲準是三宮有餘也姑

以孟春首條言之營室至參不及三宮參至尾五宮有餘同一弦策其行度安得相懸如此亦舉此月以類餘月春山之姿直不滿明者之一笑也